

## 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国特色语汇翻译——兼谈翻译教学的启示

付雷雷\*, 李志远

东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吉林

**【摘要】**中国特色语汇的高质量翻译对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至关重要。本研究在翻译符号学框架下探讨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语汇翻译方法。研究发现,中国特色语汇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翻译方法主要是直译和意译辅以释译。中国特色语汇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往往展现出多样的符号层级意义,翻译过程中就会涉及到符号转换和符号系统的深入解构与重构。从翻译符号学视域对中国特色语汇翻译进行剖析,并将翻译符号学应用到中国特色语汇的翻译实践中,不仅有助于译者理解源语符号的层级结构与符指意义,准确传达中国核心价值观,还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对话话语体系,为文化间的平等交流提供机制保障,为新时代的外宣翻译工作开辟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翻译符号学;中国特色语汇翻译;符号转换

**【基金项目】**2023年东北电力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翻译专业硕士多模态数字教学资源库建设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YJG202313。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3日

**【出刊日期】**2024年12月20日

**【DOI】**10.12208/j.ssr.20240063

### Transl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vocabul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the value to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Leilei Fu\*, Zhiyuan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Jilin, Jilin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transl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vocabular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country's image.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vocabulary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dopted in translating such vocabulary over the years have primarily been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supplemented by explanatory translation. As a unique linguistic symbol, Chinese-characteristic vocabulary often exhibits diverse symbolic meanings at different levels. Consequently,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necessitates an in-depth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mbolic system, along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By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vocabul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applying translation semiotics to its translation practice, it not only aids translators in understanding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source language, but also ensures the accurate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core values. Additionally, it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dialogue discourse system, providing a mechanism for equ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opening up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exter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ranslation semiotics; Translation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vocabulary; Symbolic conversion

\*通讯作者: 付雷雷 (1997-), 男, 安徽省阜阳市人, 东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 李志远 (1985-), 男, 吉林省吉林市人, 东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翻译学。

## 1 引言

中国特色语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独特词汇,它们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跨文化交际中的关键元素<sup>[1,2]</sup>。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这些语汇的数量和多样性都在增加,其准确翻译对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至关重要。目前关于中国特色语汇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外译上,运用平行语料库和功能主义翻译理论<sup>[3]</sup>,以及通过翻译策略的选择来促进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提升<sup>[4,5]</sup>。此外,还有学者对国家领导人讲话材料的外译异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异化策略的使用原则<sup>[6]</sup>。尽管翻译本质上是对符号的转换<sup>[7]</sup>,但是从翻译符号学角度对中国特色语汇的研究尚未充分开展。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特色语汇在外译过程中的翻译方法及其符号层级意义,并阐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笔者对 2022-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中英文对照版进行人工文本细读,提取了共计 462 个中国特色语汇。这些语汇中既有重复出现的,如“扩大市场准入 (expand market access)”、“乡村振兴 (rural revitalization)”,也有反映当年特定背景的新语汇,如 2024 年的“新质生产力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特色语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力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1) 中国特色语汇翻译采取何种翻译方法? 2) 中国特色语汇翻译体现出哪些符号意义转换? 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研究分三步:提取分类语汇,梳理翻译方法,翻译符号学阐释,以助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

## 2 翻译符号学

符号,作为一种特殊的标识,其主要功能在于指代和表达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同时它还承载并传递着特定的信息<sup>[8]</sup>,这种基本功能构成了现代符号学研究的核心。现代符号学诞生于 20 世纪初,由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皮尔斯 (C.S. Peirce) 分别奠定了理论基础。索绪尔的符号学偏向于符号的社会功能,而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侧重于逻辑功能<sup>[9,10]</sup>。符号学将符号内涵及其体系纳入研究视域,主要关注一个或多个符号中所蕴含信息的生

成、传输、交流以及阐释,也就是关注意义活动的学说<sup>[11]</sup>。随着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融合,西方符号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其理论内涵也日益丰富。近年来,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中国学界开始主动构建现代学科体系,积极引进并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独立进行符号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符号学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适用性和创新性<sup>[11,12]</sup>。翻译作为语际符号转换行为,自然成为符号学应用视域拓展的核心场域。自 1988 年罗进德和郑伟波等学者开始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从符号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并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和理论<sup>[13,14]</sup>。

翻译符号学是符号学与翻译学结合的产物,旨在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翻译过程和翻译等值等问题<sup>[15]</sup>。雅各布森 (Jakobsen) 提出的“翻译三分法”明确了符号学与翻译学的联系,将符号学研究扩展到翻译领域<sup>[16,17,18]</sup>。翻译符号学囊括广义的符号和翻译概念,不仅包括有形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内部的转换,还涉及了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该理论打破了传统上的忠实与不忠实、等值与不等值等概念,将文化一元观、语言符号学二元观和普通符号三元观融为一体,拓展了翻译学术语指称范围和翻译类型<sup>[9]</sup>。对于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其概念阐述<sup>[7]</sup>,或是对相似领域进行辨析与界定,以及未来前景展望<sup>[19]</sup>。除此之外,也有将翻译符号学应用到具体案例的研究,从翻译符号学视角研究文化著作、新闻传播中的文化差异,国际新闻编译策略,或者是外宣材料<sup>[20,21]</sup>。对于中国特色语汇翻译的阐释尚未深入展开。中国特色语汇在外宣时,其翻译内容和载体已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包含了跨媒介、非语言符号以及无形符号在内的多种形式,如超文本或合成文本符号(字、声、光、图、色、视频等)。因此,从符号转换的本质视角考察中国特色语汇外宣翻译更具有合理性。

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意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莫里斯 (Morris) 从三个方面阐释了语言符号的层级意义:意指意义,指符号间的内在关系;指称意义,即符号与其所指代对象间的联系;以及语用意义,这关联着符号与解释者,即语言使用者的关系<sup>[22]</sup>。翻译是一种跨越语言边界的交流行为,其核心在于精准地传达意义。在这个过程

中, 译者需深入洞察原文符号背后的意指、指称及语用含义, 同时巧妙地将其转化为目标语言, 以保证信息的完整传达, 进而促成有效的交流<sup>[23]</sup>。本研究也将从符号层级意义出发, 研究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语汇的翻译内涵。

### 3 中国特色语汇翻译方法及其翻译符号学阐释

#### 3.1 中国特色语汇的翻译方法

笔者通过对 2022-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语汇进行分类和统计, 发现中国特色语汇主要涉及概括性语汇、比喻性语汇、三字或四字格语汇、含特定历史文化背景语汇四种类别。另外, 通过比对 2022 年至 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英对照版, 笔者发现中国特色语汇翻译方法主要涉及直译和意译辅以释译法两种。直译法强调忠实于原文内容和形式, 力求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表述<sup>[24]</sup>。直译反映异国情调, 保留文化特色; 意译辅以释译则摆脱原文束缚, 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 促进文化交流。意译辅以释译更注重传达原文的含义和精神, 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形式上的对应<sup>[25]</sup>。意译辅以释译中国特色语汇, 使译文自然流畅, 易于目标语读者理解。

例 1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Continue to implement a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and a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

例 1 “稳健的货币政策”被直译为“a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其中“稳健的”被翻译为“prudent”, 这一翻译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中“稳健”的含义, 即审慎而稳健的政策取向。同时, “货币政策”被翻译为“monetary policy”,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翻译, 直接对应了原文的概念。直译保留原文结构和意义, 目标语读者可直接理解审慎稳健的货币政策。

例 2 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 健全“揭榜挂帅”机制。

We will speed up efforts to establish basic systems for supporting all-around innovation, improve the open competition mechanism for selecting the best candidates to lead research projects.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例 2 在翻译“揭榜挂帅”机制时, 意译辅以释译法将其解释为“the open competition mechanism for

selecting the best candidates to lead research projects”, 即“开放竞争机制以选拔最佳候选人领导研究项目”。这种翻译方式准确传达了“揭榜挂帅”机制的核心意义, 即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拔有能力的人才来领导或承担重要任务。意译避误解, 助目标语读者理解机制本质。

#### 3.2 中国特色语汇翻译的符号学阐释

翻译符号学作为处理各种符号系统之间的中介过程的学科, 不仅关注语言符号的转换, 同时它也重视文化意义的传递和构建<sup>[26]</sup>。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 我们得以理解翻译符号学在中国特色语汇外译的重要作用, 并探讨其在传递与构建中国文化时的应用。

翻译符号学关注的是实体物象向符号的转变、思维与思辨到言语符号的转化、言语符号到思维或思辨的转换, 以及言语符号到非言语符号的转化<sup>[7]</sup>。从这一角度来看, 译者在处理中国特色语汇时, 其符号转换行为不仅需要对文本内部结构和意义进行综合考量, 还包括对外部非符号文化信息的分析, 以在目标语言中创造新的符号文本, 使目标语读者准确理解源语言文化的附加价值。中国特色语汇的外宣翻译特点在于将大量中国信息转化为简洁明了的外文, 并通过各种媒体和国际会议传播。除了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中国特色语汇的外宣翻译更需要遵循“外宣三贴近”原则, 即贴近中国发展实际、贴近国外受众需求、贴近他们的思维习惯<sup>[27]</sup>。此外, 当代译者还需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语汇背后的社会变迁, 以主人的姿态处理中国特色语汇的跨语言转换, 呈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然而, 中国特色语汇在英文中往往难以找到直接对应词汇, 这对外宣翻译构成了一大挑战<sup>[28]</sup>。从翻译符号学的视角出发, 考虑受众的思维习惯, 对原文中的有形和无形符号进行恰当处理, 深入分析原文的指称意义、意指意义和语用意义, 逐级转换不同层级符号, 可为中国特色语汇等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一定启示。

##### 3.2.1 不含特定历史文化背景: 直译优先, 迁移符号

在不涉及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情况下, 对中国特色语汇的翻译采取直译优先的方法, 通过直接迁移符号来传达原文的意图和信息, 能够保持原文的

字面意义和符号特征, 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和风格特点。

例3 继续开展国务院大督查, 深入实施“互联网+督查”。

The State Council continued its accountability inspections, and further implemented the Internet plus model of inspection.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

例3 “互联网+督查”译为“the Internet plus model of inspection”, 第一级符号指称意义准确地传达了“互联网+督查”的字面含义, 即利用互联网进行督查工作的新模式。第二级符号意指意义通过“plus”一词, 隐含了互联网技术在督查工作中的增值效应和融合创新, 传达了技术提升督查效率和质量的概念。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第三级符号语用意义能够清晰地传达政府对利用现代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的决心和行动, 同时也易于被国际读者理解和接受。

例4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o criminal gangs and those who provided protection for them, thus making fresh headway in building a Peaceful China and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例4“平安中国”译为“Peaceful China Initiative”, 第一级符号指称意义直接对应了“平安中国”的字面意思, 即一个和平安宁的中国。第二级符号意指意义通过“Initiative”一词, 暗示了这是一项政府推动的计划或行动, 旨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三级符号语用意义强调了政府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重视, 同时也展示了政府在推进这一方面的决心和举措。

3.2.2 含特定社会背景: 意译辅以释译, 调节符号

在含特定社会背景的特色语汇中, 因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 直译可能导致理解上的障碍。因此, 在翻译时还需在必要时对原文的符号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转换, 以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环境和读者的接受习惯。

例5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 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We will ensur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ercises overall jurisdiction over the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firmly uphold the principle that Hong Kong and Macao should be governed by patriots.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

例5 “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译为“Hong Kong and Macao should be governed by patriots”, 第一级符号指称意义直接传达了“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的字面含义, 即香港和澳门应由爱国者来治理。第二级符号意指意义体现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保障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第三级符号语用意义强调了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治理的重视, 以及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有助于国内外读者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例6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

We should cultivate a cordial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nd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enterprises under all forms of ownership can compete and grow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例6 “亲清政商关系”译为“a cordial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第一级符号指称意义直接对应了“亲清政商关系”的字面意义, 即政府和商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友好且清正的关系。第二级符号意指意义则反映出, 在当前反腐败和社会治理的背景下, 政府和企业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避免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译文通过“cordial”和“clean”两个词传达了这一深层含义。第三级符号语用意义强调了政府推动构建健康政商关系的决心, 以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的努力。

案例分析显示, 翻译符号学三层次意义指导下, 直译与意译辅以释译在中国特色语汇翻译中各显优势。翻译人员需根据文本特性、翻译目标和读者需求, 加工原文符号, 剖析符号意义, 审慎选择翻译方法, 实现准确流畅、易于理解的翻译效果。

####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翻译符号学视角, 对2022-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国特色语汇翻译进行了深入探

讨。研究指出, 中国特色语汇的翻译实质上是符号系统的解构与重构, 涉及符号背后的指称、意指和语用等多层级意义的剖析。该视角具有以下积极意义: 首先, 翻译符号学的多元关系理论有助于译者全面分析源语符号的层级意义, 准确传达中国价值观; 其次, 中国特色语汇蕴含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等, 其翻译有助于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塑造国家良好形象; 最后, 将中国特色语汇翻译视为符号转换, 有助于解决文化间平等交流问题, 为外宣翻译提供新视角, 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 完善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 参考文献

- [1] 章宜华. 中国特色词在中外传媒的使用特点及影响因素[J]. 学术研究, 2016(07):151-156.
- [2] 魏向清. 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英译看文化术语翻译的实践理性及其有效性原则[J]. 外语研究, 2018(03):66-71+111-112.
- [3] 张桂丽, 黄忠, 李念念等. 对外话语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特色词四字格的日译考察——基于《政府工作报告》语料库[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05):49-59.
- [4] 秦爱玲, 张亚洁. 中越官媒对中国特色词汇的越译对比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05):137-144.
- [5] 顾晓燕, 刘波. 美国媒体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策略及启示[J]. 青年记者, 2014(23):101-102.
- [6] 唐媛. 汉英口译异化趋势及其限度探微——以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中国特色词为例[J]. 上海翻译, 2018(05):30-34.
- [7]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 外语教学, 2016(01):94-97.
- [8] 尹城. 符号学与翻译学[J]. 中国俄语教学, 2002(01):39-43.
- [9] 王铭玉, 任伟. 从语言符号学到翻译符号学——王铭玉教授访谈录[J]. 外语研究, 2017(05):25-30.
- [10] 丁尔苏. 论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4(03):10-14.
- [11] 赵毅衡. 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J]. 国际新闻界, 2013(06):6-14.
- [12]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纵横[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02):5-25.
- [13] 吕红周, 单红. 从翻译的重新定位谈翻译符号学[J]. 外语学刊, 2016(05):103-107.
- [14] 郑伟波. 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J]. 中国翻译, 1988(01):20-21.
- [15] 王洪林.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回顾和前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06):116-123.
- [16] 陈勇. 过渡期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概览——以雅各布森与巴赫金的研究为代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05):63-72.
- [17] 常巍. 雅各布森论诗歌翻译与符号美学[J]. 外语学刊, 2014(04):106-108.
- [18] 贾洪伟. 雅可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05):11-18.
- [19]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刍议[J]. 中国外语, 2015(03):22-23.
- [20] 潘琳琳.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本再生——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05):26-32.
- [21] 潘琳琳.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符号文本链的互文性景观——以《红高粱》符际翻译为例[J]. 外国语文, 2020(04):106-112.
- [22] Morris, C.W.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 [23]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 [24] 陈文伯. 两种观点 两种译法[J]. 中国翻译, 1997(03):47-50.
- [25] 方仪力. 直译与意译: 翻译方法、策略与元理论向度探讨[J]. 上海翻译, 2012(03):16-20.
- [26] Torop, Peeter. 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8(02): 253-257.
- [27] 黄友义. 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 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 中国翻译, 2004(06):29-30.
- [28] 顾静. 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 上海翻译, 2005(01):57-60.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